

金朱

晓苏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金朱

晓 苏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米/晓苏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306-4327-4

I.金... II.晓...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0622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787x1092毫米 1/20 印张 15.5 插页 1 字数 270 千字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32.00元

序

吴义勤

晓苏有着不短的写作历史，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发表过不少反映校园生活的很有影响的小说。虽然一直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的文学个性却越来越突出，在文学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我看来，晓苏的文学个性和文学成就既体现在他对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坚持不懈的探索中，也表现在他营构短篇小说时与众不同的风格上。他的几乎所有的短篇小说都以对“油菜坡”与“大学城”两个极富魅力的艺术空间的建构为目标。这两个世界既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构和对应关系，同时又有着超越的、精神性的内涵和鲜明的只属于晓苏的话语风格与精神印迹，寄托着作家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追求。他的短篇小说没有刻意的雕琢，也没有用力的思想，而是注重对生活中隐藏的情绪和人生中那种

挥之不去的痛感的捕捉，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抚摸在他的小说中从来都是举重若轻，水到渠成的。可以说，在当下文学的格局中，晓苏以自己对短篇小说的独特理解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价值。

在晓苏的小说中，存在着一个精神源头，那就是，倾注了作家神秘的活力和真诚的情感的油菜坡。油菜坡盛开的油菜花，已经成为晓苏朴实无华而又执着旺盛的文学理想的象征，也是晓苏小说地理中的一个中心点。他的乡村系列小说，都以油菜坡为背景。对晓苏来说，他的短篇小说所形成的语法、文体和世界图式首先就植根在这个隐喻化的“油菜坡”世界中。这个世界寄托着晓苏对生活复杂而深刻的认识，对理想价值境界的追求，以及不断突入事实的勇气。这个世界当然也不会回避苦难，但是，晓苏本质上不是一个冷漠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会让苦难淹没生活与人性。他偏爱修辞的魔法，他没有福楼拜们坚硬如铁的心肠和肆无忌惮的破坏力。他是一个心地柔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聪明的作家。他不能允许虚伪的矫饰，也不愿意在乡村理想的失意中，挥舞起批判的长矛，毫不留情地扫荡所有现实的阻碍。他在美丽的油菜坡里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看到了美好人性的湮灭。他以悲悯的情怀和善良的理解，化解了苦难的伤害和庸俗的侵蚀，并建构了一个专属于“油菜坡”的价值尺度。

在那美丽的油菜坡世界中，到处都是受到伤害的人们，到处都是善良得让人心痛的人们，到处都是生活中默默忍受又无怨无悔的人们。阅读《金米》绝对不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这是一部令所有心存善良的人都会感到沉重的小说。在晓苏以死者为第一人称叙事的故事里，农村妇女九女和麻雀的战斗，被赋予了隐喻的色彩。金米被村民抛弃的理由，只不过是它不如烟叶更能赚钱。当经济思维统治了村人的头脑，人情和伦理，成为发家致富的拖累，而金米的美丽和芬芳，无疑也成了一种“无用之罪”。



而金米正像九女一样，在被儿女遗弃之后，它们负载的美好的人性远去了，留给我们的却是如此心酸的背影。而九女和麻雀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唐吉珂德式的悲壮努力。在这里，令我们震撼的，不仅是九女的死，更在于作者对于麻雀的态度。当以死者面目出现的叙述者悲伤地呼唤着倒在金米地中的九女时，当我们聆听着诸如“狼心狗肺的麻雀、丧尽天良的麻雀、阴险的麻雀”种种口不择言的拟人化的修辞时，我们能够感受和体味到作者内心如潮水般弥漫的伤感和绝望。《老板还乡》则借用了“还乡”的模式，再现了当代农村中金钱、权力与人性的角逐。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老板朱由发了财，抛弃了结发妻子，在城里找了新欢。最后，老板被新欢骗光了财产，重新又流落回了乡村。但是，晓苏讲述的重点，并不在于道德主义的控诉，而是村民们通过“老板还乡”这一事件所展示出的种种心态。村长老壶对村里发展的盘算，月影的善良和坚韧，朱原为了博得毛芽的爱情所做的幼稚而悲壮的努力，都使“老板还乡”这个故事最终还原成了村民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小说叙事中，我们既能体味作家对金钱至上观念的批判，又更能深深地理解农民为了生存所做的种种卑微而困窘的努力，并进而用宽容的心态面对这些人性的悲哀。在《误诊》中，善良的白果并不因医生失误将丈夫阉割而痛恨医生。相反，在人性的宽容和理解中，白果和医生成了精神上的知己。只不过，医生和白果之间的道德境遇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另一种“误诊”，医生最终无法给予白果她所需要的，只能把伤感和无奈演绎得让人揪心而心痛。同样的情形在《嫂子改嫁》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我”和嫂子在情与欲、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困境被作家书写得委婉含蓄，令人叹息。《你们的大哥》则通过第一人称的转述，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善良淳朴、忍辱负重的大哥形象。而受到大哥恩惠的兄弟们，却无人愿意去接出狱的大哥，这无疑是对人性极

大的讽刺和嘲弄。《侯己的汇款单》中的书写更为复杂而深刻。外出打工的侯己自己给自己寄了一张汇款单，而贪婪的儿媳却强占了单子。在经过层层的关系，找门路，送人情之后，侯己终于拿到了汇款。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的是，侯己因为儿媳与儿子离婚的胁迫，不得不将剩下的钱全给了儿媳。侯己奔忙了一年的结果全都成了泡影。小说在侯己使劲地想抚平那张早已无用的汇款单的细节中结束。这个简单的故事刺痛着我们情感的底线，不能不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读晓苏的小说，绝对不是读一种穿云裂石的气势，也不是读一种燕子在梁间的呢喃，而是读一种诚实而睿智的心情。晓苏不是那种浓笔重彩的油画家，也不是那种简洁到令人望而生畏的批判者。他的小说注重对生活的“临界”状态下的人生的描绘，情与欲、道德与越轨、爱与恨、善与恶的纠缠所导致的主人公暧昧而矛盾的情绪与心态是晓苏笔下最有魅力的部分。他塑造了许多“负心汉”和“偷情者”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又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的形象，而是有着复杂的人性内涵的令人同情和怜悯的形象。也许，每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笔下，都有一个难以概括的诗意世界。这既是他对艺术的理解和建构，更是他内心真相完整的表达。许多年前，米兰·昆德拉曾经悲哀地预测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正在走向死亡。但看到晓苏的小说后，我的那种绝望感稍有放松。毕竟，这是一些诚实而温暖的小说。它深入到人类情感的最深处，体验着人性的一次次不经意的颤动，记录着人们内心无处诉说的恐惧和寂寞。它诚实、自省，拥有意想不到的智慧，却拒绝枯燥的说教和自以为是的道德判断。这就是晓苏，一个对人类的精神困境与伦理困境有着独特表述的作家，一个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并终于形成了自己小说境界的作家，一个值得我们期待和祝福的作家。



目 录

- 001 • 金 米
- 011 • 生日歌
- 021 • 嫂子改嫁
- 032 • 爱猪的女人
- 040 • 误 诊
- 052 • 书虹医生
- 063 • 人情账本
- 074 • 乡村母亲
- 086 • 最后一间草屋
- 097 • 三座坟
- 107 • 母猪桥
- 116 • 光棍村
- 126 • 你们的大哥
- 137 • 替姐姐告状
- 147 • 侯己的汇款单
- 160 • 金银花
- 170 • 娘家风俗
- 181 • 老板还乡
- 191 • 表姐呀表姐
- 202 • 余爱竹
- 216 • 被炒了鱿鱼的人
- 227 • 村里出了个打字员
- 237 • 黑木耳
- 245 • 粪王传奇
- 255 • 为民族社
- 266 • 伯妈小传
- 277 • 看望前妻
- 288 • 一朵黄菊花

金 米

1

黎明刚给村间的小路抹上一丝浅淡的亮色，油菜坡最后一双裹脚便从那道苍老不堪的门槛内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这双裹脚是我老婆九女的，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从前，油菜坡有好多个裹脚女人，后来都陆陆续续死了，和我一样到了这边的世界；就数九女寿命长，如今已经七十八岁了，还坚持着活在人世间。最让我惊讶的是她那两只裹脚，虽然只有三寸多一点长，可它们走起路来却十分地麻利，前一只刚刚着地，后一只就离开了地面，仿佛一对矫健的马蹄。

九女的那一双裹脚正迅速地朝着我的坟墓所在的地方走来。不过，我知道她不是为我而来的，她是来看守位于我坟墓前的那一块金米地。眼下正值金米成熟的季节，那些不劳而获的麻雀们总是偷吃金米。九女来金米地看守她的金米已经连续七天了，她每天都是抢在天色大亮之前赶到金米地来，稍晚一步的话，那些可恶的麻雀们就会袭击她的金米。如今在油菜坡，除了九女，再没有第二个人种金米了，九女种在我坟墓前的这块金米成了全村惟一的一块金米，恰如九女的那双裹脚是全村仅存的一双裹脚一样，显得非常稀罕。我知道，九女把这块金米看得比她的生命还要珍贵。

金米是油菜坡这个地方特有的一种米，比稻米大，比麦米圆，

比玉米黄，通体是透明的，闪烁出金子般的光芒。尤其是用金米煮成的金米饭，更是金光闪闪，即使在漆黑的夜晚，它也光芒四射。而且，金米特别香。金米的香是一种奇异的香，既不像酒香，又不像花香，也不像肉香，倒是有点类似洒在女人身上的香水，只是没有香水那么浓烈，但显得幽深而久远。若是吃了金米饭，人的牙齿，舌头，喉咙，全都会染上一股芬芳之气，并且一连好几天香气不散。

九女离我的坟墓越来越近了，我是说她离她的金米地越来越近了。村路越来越弯曲，越来越坎坷，九女的那双裹脚就越来越行走得艰难。但九女并没有放慢速度，相反还越走越快了，我看见那两只裹脚像风一样迅疾地挪动着，压根儿不像是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女人在走路。事实上九女已经无比衰老了，四肢干瘦如柴，背深深地弓着，猛一看就像一张耕田的犁，脸似乎一点儿水分也没有了，皱纹横一条竖一条地密布着，如同一块晒干的柿饼。我不知道她那双裹脚为什么会显得那样精神，我只能理解为九女太热爱金米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九女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的时候，油菜坡人都是热爱金米的。金米不仅好吃，更重要的是好看，好闻，所以乡亲们都愿意种植金米，他们把种植金米当成了一种美好的享受。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油菜坡除了盛产油菜之外，人们种的最多的就数金米了。每年到了农历七月下旬，遍地的金米开始成熟，整个油菜坡一下子变成一个金色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香气。与乡亲们相比，九女对金米显得更加钟情，加上她天生的敏感和温柔，因此每到金米成熟的时候，她总是激动不已，兴奋异常，本来就白里透红的脸蛋变得更加楚楚动人。有一次九女对我说，胡根哥，我一看到金米的色彩就眼眶发热，一闻到金米的气味就鼻腔发酸，有时候高兴得就恨不得哭上一场！我也是个喜爱金米的人，在金米成熟的季节也打心眼儿里高兴，但我高兴了只放声唱几句山歌，从来没有想哭的感觉。九女却想哭，她真是与众不同！在九女跟我说那番话的第二天傍晚，我在一块金米地边上放牛，正对着一片金灿灿的金米唱山歌时，一阵动人的哭声突然随风飘入我的耳朵。我的歌声戛然而止了。我寻着哭



声朝金米地的另一边走过去，发现一个穿红布衫的姑娘正坐在金米地的田垅上低头哭泣。这个姑娘就是十八岁的九女。九女当时在金米地边采猪草，她一边采着猪草一边欣赏着正在成熟的金米，不知不觉就哭了起来。我看见九女泪流满面便蹲下去安慰她，安慰了几句，九女就一头扑在了我的怀里。然后我们就相爱了。我和九女的爱情与金米密切相关。

2

天色越来越明亮了，我已经能够分清哪是树林哪是田地。九女的形象在我眼里越来越清晰了，我忽然发现她今天手里多出了一根竹竿。那是一根一丈多长的竹竿，有酒杯那么粗。九女把竹竿当拐棍拄着，她苍老的身体在修长的竹竿的衬托下显得越发矮小和可怜。这根竹竿显然不是九女的拐棍，我想她肯定是把它当做武器带来的。九女第一天来看守金米地时，她精心制作了一个稻草人，耸在离我的坟墓不远的地方。那个稻草人身材高大，姿势威武，还戴着一顶宽沿草帽，颇像从前还健在的我。开始两三天，那个稻草人的确管用，麻雀们成群结队地满怀激情而来，刚飞到金米地边上就被稻草人吓得屁滚尿流，连金米看都没看上一眼便调头而逃。可是到了第四天，聪明的麻雀们终于发现稻草人是假的，它们于是就大胆地飞进了金米地。九女这一下慌了神，她只好不停地从地上捡起小石头朝麻雀们打去，尽管如此，那些该死的麻雀们还是吃掉了不少的金米。九女一连用小石头赶了三天的麻雀，她的两只干枯的膀子因为不停地上下举动而累得又酸又疼，有一只膀子已经肿了。作为九女的丈夫，我真想走出坟墓去助她一臂之力，让她坐下来好好歇一会儿，喘口气，喝口水，但我已经死了，无法走近九女，真是爱莫能助啊！昨天临近黄昏时分，新的不好的情况又出现了，九女弓腰下去捡小石头，好半天没有直起腰来，原来地上的小石头已经被她捡光了。九女最后是空手站起来的，当时我特意看了看她的脸，我发现九女的脸色在那一刻真是伤心到了极点。九女在昨天晚上说不准是一夜未眠，稻草人不顶用了，小石头也捡光了，接下来用什么去驱赶那些挨千刀的麻雀呢？九女肯定一直躺在床上想着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大约在天快亮的时候，九女终于想到了竹竿。她打算挥动竹竿来驱赶麻雀，以此来保卫她的金米。

金米在油菜坡好几次差点绝种。金米第一次面临绝种那一年，九女四十八岁，早已穿越少女时代进入中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生产队队长用一只铁皮广播筒把全村男女老少召集到村委会。黑脸膛红鼻头的队长用命令的口气对乡亲们说，接上级指示，我们油菜坡再不能种金米了。金米虽说好看好闻又好吃，但它产量太低，一块能产一百斤玉米的地顶多只能收获十斤金米，这差别太大了。如今农业要学大寨，有些地方已经亩产量超过千斤了，我们如果还种金米，那我们油菜坡的亩产就会成为全国最低的了；再说，金米也不耐吃，一碗金米只能煮一碗金米饭，而一碗稻米却能煮三碗甚至四碗稻米饭，加上现在备战备荒，粮食紧张，要是我们还种金米的话，那我们就会饿肚子啊！所以，我们从今往后不再种金米了，全部改种胜利一号玉米！队长的话一讲完，会计便宣布散会。然而，会计的话音未落，九女突然冲到了台上。九女慌急地问队长，我们能不能少量地种一些金米，让乡亲们在过年时能吃上一顿金米饭？队长被九女问住了，他愣在那里半天不语，脸膛更黑，鼻头更红。一旁的会计这时说，恐怕不行吧？上级有指示，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对抗上级指示呀！台下的乡亲们在这当口都齐声发言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同九女的意见，有人还高高地举起了双手。队长看了看乡亲们，又看了看九女，最后一咬牙齿说，好吧，就留下五亩地种金米吧！

九女的那双裹脚终于走到了金米地边上。在经过我的坟墓时，九女和往日一样停下脚步，用两只深陷的眼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我的坟墓。我一下子深受感动，心想，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不过，九女的裹脚没在我的坟墓前久留，因为天色已经大亮了，有几只处心积虑的麻雀已开始朝着金米地展翅飞来，九女立刻迈动双脚，高举竹竿，朝金米地的东头走了过去。我听见她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狗日的麻雀，你要吃我的金米，我就一竹竿打死你！

在九女正要从中年跨入老年的门槛时，油菜坡出人意料地将公家的土地分给了每家每户。宣布这项重要指示的仍然是那个黑



脸膛红鼻头队长，他宣布了上级指示后无比轻松地说，社员同志们，这土地一分，我这个队长就好当了，你们自己种自己吃，再不会有人端着空碗跑到我家门口要饭了！队长的话全是他的肺腑之言，集体种田的那些年月，队长可以说没有过上一天的安生日子。九女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队长即将宣布散会的时候，九女从全部坐着的人群中突然鹤立鸡群似地站了起来。她问队长，土地分给我们后，我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吗？队长笑笑说，当然，只要不种鸦片就行！九女又问，全部种金米也行吗？队长说，行！九女顿时激动起来，两片业已衰老的脸颊闪出了少女般的红光。当时我还活在人世，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我们家分得了四亩田地。虽然我们的儿子胡干和我们的儿媳葛草都已人到中年，他们的女儿胡叶也长成了一个姑娘，但家还是由我这个老家伙当着，有时候，胡干和葛草，包括胡叶，也对这个家庭提些建议，但最后都还是由我胡根来拍板定夺。分田到户的那天晚上，九女和胡干为田里种什么发生了争执，九女要辟出两亩地来种金米，她说她有好多年没看见那画儿一般的金米之光了，也有好多年没尽情地闻过那香水一样的金米之气了，她真想再痛快地种上两亩金米，然后在金米成熟的时候再淋漓尽致地流一回幸福的热泪；而胡干却提出至少要拿出四分之三的田地来种植烟叶，因为烟叶产量高价钱好。儿媳葛草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我从她的神色看出她是站在她丈夫胡干一边的。我们的孙女胡叶倒是没有关心这件事，当时她正在和邻村的罗雀热烈地谈着恋爱。在九女和胡干各持己见难分胜负的关键时刻，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九女。我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四亩田地，两亩种金米，两亩种烟叶，事情就这么定了！九女那晚对我感激涕零，居然主动热情地和我行了一回好久没有行过的房事。在高潮来临之前，我听见九女一声接一声地喊着金米，仿佛睡在她身上的不是我胡根，而是一个名叫金米的人。

3

位于我的坟墓前的那块金米地大约有四床晒席那么大。九女举着竹竿，绕着金米地推磨似地转动着。她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卫

兵，又像一头不知疲倦的毛驴。太阳已经从山尖上冒出来了，宛若一个刚从风箱炉里掏出来的铁饼，让人一见就会预感到这又是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太阳一出来，金米地便显得格外亮堂，一颗颗眼看就要熟透的金米，在艳阳的照耀下如同珠宝；由于日照的加强，空气中的金米之香越来越诱人了。与此同时，金米地上空的麻雀也愈来愈多了。在太阳升起之前，金米地的上空只有四五只麻雀，而这会儿，少说也有了二十几只，它们像正在演习的飞机，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地飞着。随着麻雀的增多，九女的脚步不得不加快速度，因为稍不注意，那些贼似的麻雀就会偷袭金米。尽管如此，还是有几支金米穗被麻雀叼走了。每当麻雀叼走一支金米穗，九女的心就会像刀割似地疼痛一阵。

我是在九女年满六十八岁那年因病而死的，享年七十周岁。那一年风调雨顺，九女种的那两亩金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九女亲自主持操办了我的丧事，她从头到尾用金米饭招待了那些前来为我送葬的人，我的葬礼因为金米而显得十分排场。然而不幸的是，我刚一撒手而去，胡干便把当家的权力攥到了他的手中。我还没有过五七节，不孝的胡干便对九女说，往后我们再不能种什么金米了，种金米耗费大，收入小，得不偿失。我们要把所有的田地拿来种烟叶，烟叶的价钱一年比一年高，油菜坡已有好几户人家因为种烟叶而发财致富奔了小康！九女一开始当然是不同意胡干的意见，但胡干的态度却非常坚决，甚至有点强硬，加上儿媳葛草又帮着胡干说话，九女便预感到这一回是拗不过胡干了。独自沉默良久过后，九女忽然双眼一亮对胡干和葛草说，我们分开过吧，你们给我分一些田地，我一个人种金米！胡干听了九女的话先是愣了一会儿，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然后清清嗓子说，也行，那就把父亲坟墓前面的那块地分给你吧。位于我的坟墓前面的这块地并不肥沃，这是九女知道的。但九女并没有嫌弃这块地，她只沉吟了一会儿便点头同意了。我想，九女可能是考虑到了这块地与我连在一起吧？九女只是觉得胡干只分她一块地太少了，她认为按人头分地的话她至少还要分得一小块。九女把她的意见告诉了大家。可她刚一说完，孙女胡叶抢先说话了。此时的胡叶已经把邻村的罗雀接到胡家做了倒插门的女婿，并且已怀上



了四个月的身孕。胡叶拍着她微凸的肚子对奶奶九女说，田地不能按现在的人头分，过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家又会添丁加口。九女听胡叶这么一说，就再也没有言语了。打从那个时候开始，九女便一个人过起了孤单的日子。但她并没有感到寂寞，因为她心里始终装着金米。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直盘旋在金米地上空的那群麻雀可能是饥饿难耐了，它们的飞翔越来越低，差不多已经接近金米穗了。九女开始感到了恐惧，因为她那双裹脚一刻没停地跑了一个上午，现在已是酸软无力，加上肚子里早已饥肠辘辘，浑身似乎一丝力气也没有了，她有一种随时都可能倒下去的不祥之感。不过，九女没有让自己这么快就倒下去，她努力地支撑着四肢，拼命地驱赶那些越来越猖狂的麻雀。有一只土灰色的麻雀让九女愤怒至极。它降落在一株金米秆上，津津有味地叼着金米。九女一边呼喊着一边挥动竹竿赶它，可它却对喊声置若罔闻，对竹竿视而不见，像是故意欺负九女似的。九女气到了极点，她使出吃奶的力气朝它冲了过去，高举竹竿，狠劲地打了下去。九女的这一竹竿打得真准，不歪不斜正打在那只土灰色麻雀的头盖上。我先是听见了一声惨叫，接着就看见九女从金米地上捡起了一只流血的死麻雀。九女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她拎着死麻雀对那群慌忙逃窜的麻雀们喊道，你们再来吃我的金米吧！我看你们谁不怕死？麻雀们也许真是被同伴的死吓着了，金米地的上空有半个小时没发现那种丑陋的飞鸟。九女终于抓住这个机会在田埂上坐了一会儿，我看见她坐在田埂上张着大嘴不停地喘气。九女真是累坏了。然而，有谁来心疼她呢？

九女与胡干他们分开过日子之后，胡干他们就再不管九女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胡干和葛草来过我坟墓前面的这块金米地，胡叶和罗雀也没来过。从播种，到施肥，到除草，到抗旱，到看守，到收割，从头到尾都是九女一个人。在胡干和胡叶眼里，九女仿佛是一个从遥远的地方逃荒而来的人。他们真是太不像话了。如果我还活在人间的话，我非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不可。可惜的是我死早了，留下九女一个人在世上受苦受难。事实上，九女是非常希望得到胡干和胡叶他们的帮助的。尤其是到了今年看守金米的

时候，七十八岁的九女明显感到自己衰老了，体力不支，上气接不住下气。她多么希望胡干和胡叶能帮她一把呀，可他们谁也不动。后来，九女只好硬着头皮求他们了。看守金米地的第四天，也就是稻草人失灵的那天晚上，九女回家后对儿子胡干说，儿子，请你去金米地赶两天麻雀吧，那些胆大的麻雀已经不怕稻草人了！胡干当时正在搓一根拴烟叶的麻绳，他没等九女的话音落地就说，转眼就要割烟叶了，我哪有工夫帮你去赶麻雀？拴烟叶的绳子还差十几根呢。九女失望了，两行老泪像风干的豆角一样从她眼帘上挂了下来。在看守金米地的第七天，也就是昨天的晚上，九女回家后找到了孙女胡叶。九女对胡叶说，孙女儿，奶奶想请你去金米地帮我看守两天，再过两天金米就黄透了，就可以收割了。为了赶麻雀，那里的小石头都被我捡光了，我实在想不出再用什么办法去对付那些让人无可奈何的麻雀了！胡叶那会儿正躺在竹椅上用双手轻轻抚摸自己浑圆的肚子，听完九女的话，胡叶淡淡地一笑说，奶奶，按说我应该答应你的，可我这几天正在家里保胎，不能出门乱动呀！前两胎生的都是姑娘，医生说我这一胎准是个儿子。你想想看，如果我再不生个儿子，那我们胡家下一代又要像我这样招女婿倒插门了。九女又一次失望了。不过九女这一次没有流泪，她把自己的两排牙齿使劲地咬了一下。

4

九女原本只是想坐到田垅上休息一会儿，她一点儿也没想到她刚坐下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看见九女头一歪倒在了田垅上，接着就发出了沉重的鼾声。九女睡着时金米地的上空是没有麻雀的，只有那一只土灰色的死麻雀仰卧在金米地的边上。可是没过多久，最多半个小时吧，三五只不怕死的麻雀又从远处的树林里飞到了金米地。那几只麻雀的眼睛虽然小得可怜，但非常敏锐，它们很快发现九女睡着了，那根长长的竹竿被九女横放在身边。麻雀们于是更加胆大妄为了，它们一头扎进了金米地，肆无忌惮地吞食金米。九女仍然熟睡着，鼾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心急如焚，真想大声呼叫，把九女喊醒。但我却张不开嘴巴，阎王爷早已把我的嘴巴封死了。我只能干着急。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



又有一群麻雀飞到了金米地，这一群远远不只三五只，至少也有十几只，不，二十几只，甚至更多。我怎么数也数不清，因为数着数着又有麻雀飞来了，它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铺天盖地，九女的金米地差不多被麻雀包围了。而九女还没有醒来。然而我已经听不见她的鼾声了，她的鼾声被麻雀们吞食金米的声音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后来九女是被扑鼻的香气惊醒的。这香气毫无疑问来自金米。数不胜数的麻雀们疯狂地吞食着金米，金米地的四周和上空便弥漫了金米那奇异而醉人的香气。我一直注视着九女，她先是动了动鼻头，接着就睁开了眼睛。九女睁开眼睛后马上惊叫了一声，因为她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麻雀，它们正在金米地里狼吞虎咽。天啊！九女是这么叫的。她的叫声撕肝裂肺，惊天动地。叫声刚一出口，九女便抓着那根长竹竿呼拉一下站了起来。狗日的麻雀，我跟你们拼了！九女一边这么高喊着一边朝麻雀们冲了过去。但是，麻雀太多了，并且都胆大包天，它们似乎一点儿也不畏惧九女手中的竹竿了。九女孤军奋战，左冲右突，终因心力交瘁，双眼一黑倒在了地上。九女昏迷过去了。

九女醒来时已近黄昏。她的金米已被丧心病狂的麻雀们吞食了大半，只剩下中间一张竹席那么小一块儿了。九女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拖着竹竿朝中间那一小块儿金米爬去。她爬行得无比吃力，足足爬了一刻钟才爬到那里。然而要命的是，九女再也举不动那根竹竿了，甚至连两只手也挥不起来。狼心狗肺的麻雀们还在乐此不疲地吃着金米，九女的金米眼看着就要消失殆尽。这时候，我听见九女发出了一声凄婉的呼喊，她喊道，麻雀啊，你们不要再吃了，请给我留一点儿金米做种子吧！但那些没有良心的麻雀们根本不理睬九女的哀求，它们照吃不误。九女似乎绝望了，我看见她的眼睛黯淡无光。但我很快发现九女并没有真正绝望，因为她的眼睛转瞬之间又变得明亮如灯了。金米这时已经只剩下了米筛那么小一块儿，我看见九女的身体快速地向那块儿金米爬了过去。接下来，九女伸出两只颤抖的手奋力扒开了密密匝匝的麻雀，然后用她的胸脯压住了那一小块儿金米。那些丧尽天良的麻雀们，吃不到九女身体下面的金米，便疯狂地